

奔赴与逃离：一代青年的成长史诗

□陈绚

这场危机四伏的“历险”发生在变局将至的19世纪末。在这个风雨欲来的时代，山东半岛上，几股势力正暗流涌动：有清廷的官军，有胶莱的土匪，还有来自南方的革命军。一幅秘藏多年的《女子策马图》，一个关乎血海深仇的遗愿，让年轻的舒府公子舒莞屏踏上了求见“老万玉”的旅程。

《去老万玉家》起笔不凡，用颇具古风的文字将读者引入这场历险：

美少年历险是早晚的事。舒莞屏长到十七岁，危险逼近。也许就为了这一天，他七岁习武，笃守日课，小小年纪已变得沉稳机敏。导师为舒府总管吴院公，其人忠耿智勇，可惜后来与山匪缠斗中失去左腿。吴院公以木质轻韧的梧桐做了假肢，仍能骑驭。他告诉舒公子：人生路难免遭遇大小灾殃，这好比一只魔兽伏于中途，伺机扑来。“聪敏者会提早听到它的蹄声，”老院公将右手抚在耳旁：“‘喀嚓’‘嘎嘎’，走走停停，因体量不同，落地蹄声亦不同。”

年轻的舒府公子回府探亲，借轮船延误之期完成恩师重托，前往声名远扬的万玉大营。一路上，他被半岛美丽的风光打动，被海人独特的风物吸引。与此同时，他也深深为这支“地方政权”所折服，完成了他的首次精神洗礼：这群被称为“土匪”的人，拥有严整的规章制度，齐全的西

器、精通学术的国师，以及一个具有强大人格魅力却又充满柔情的女首领。在清廷的横征暴敛和当地的匪患日盛中，万玉的政权保障着这方水土的安宁与稳定，沿途百姓家家都供奉着万玉大公的画像。

然而，随着旅程的逐渐深入，舒莞屏也发现了这支政权的“病灶”所在。看似现代的制度背后仍是传统的思维，由此滋生出壁垒分明的等级观念、肆无忌惮的骄奢淫逸，无不令舒莞屏心生疑惑。国师那张倾尽心血制作的《宗谱考续图表》，反抗清廷以恢复“古齐国”的热望，更是将万玉政权的悖谬发挥到极致。舒莞屏的发现，正是清末民初诸多地方政权与割据军阀的通病。

此时此刻，带有真正“革命”思想的革命者为深陷其中的舒莞屏带来了另一次精神洗礼，他们坚毅的革命信念与舒莞屏的所见所闻相互映照，共同推进着这个青年的成长。最终，舒莞屏如同一个革命者那样，历经万险仍坚定不移地逃离了曾经深深向往的“老万玉家”。

这是一场满怀期待的奔赴，也是一场义无反顾的逃离，在“一往一返”中，舒莞屏完成了精神成长，寻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人生之路。万玉给了舒莞屏第一次成长，她为他解开了那条光溜溜的大辫子，告诉他，“今天当是一个边界，跨过它就不一样了”；革命军给了舒莞屏第二次成长，尽

管小说未能涉及他未来的人生图卷，我们却可以窥见——他将继续完成学业，或是留洋深造，或是投身革命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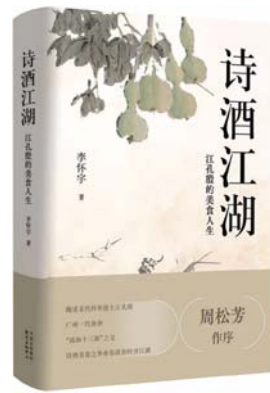
舒莞屏象征着清末民初成长起来的一代青年，动荡的时局和激荡的思想让他们迷惘地寻觅，也让他们坚定地抉择。他的山东之旅是一场“知行合一”之旅，在“读万卷书”和“行万里路”的过程中，这代青年成长起来，肩住黑暗时代的闸门，带领中国走向崭新的20世纪。这场惊心动魄的“奔赴”与“逃离”，是现代中国的前史，是革命青年的前传，更是有着洞见历史、穿越时空的力量，照亮百年后同样风云激荡时代的前辈之光。

与此同时，《去老万玉家》所塑造的万玉一行也有复杂丰富的面向。他们是时代里注定过时的产物，被欲望与诱惑裹挟，终成割据一方的匪患。然而，作者也挖掘出了他们的另一面：他们治下生产有序、民众安康；他们崇尚知识，主动学习西洋语言和知识；他们的首领更是一个如圣女贞德般的绝代佳人。小说也极尽笔力，描绘了一个美丽神奇的山东半岛，仿佛一幅古意盎然的《海国风物志》，给当代文学吹来了一股清新的“海风”。历史不应该一笔抹灭万玉的功过，小说在纸张与土地中钩沉出这段传奇，刻画下这片风景，是难能可贵的贡献。

（作者为北京大学中文系硕士研究生）



《去老万玉家》
张炜 著
人民文学出版社



《诗酒江湖》
李怀宇 著
东方出版中心



《温柔以待》
刘爱君 著
齐鲁书社

终究不过人间烟火

□王利平

与李怀宇相识前，已拜读其数部著述，对《访问历史》《访问时代》《家国万里》尤为赞赏。他以访谈形式，用其文字，将遍布世界的中华知识人联结起来，鲜活地呈现在读者面前。那一刻，家国情怀不再宏大，而是具体入微；文化传承不再抽象，而是具体细致；时代历史并未久远，而是就在眼前。他采访时是否在想：那些名家、大家虽身居洋地，说着洋语，穿梭于洋人之间，但他们从里到外，仍是地地道道的故土人。通过他的书写，这些访谈不仅是其重要的精神底蕴，也成为大家共同的精神财富，让我们看到更多元的中华知识人。

与李怀宇相识以来，每年都要收到他寄来的大作。现收到他寄来的《诗酒江湖》，一看书名，就特别有吸引力，立即拜读。这是他新近写的一本历史传记，有关广东“食神”江孔殷的生平事迹。天下饮食，广东人以敢吃而著称，江孔殷更是“食在广州”黄金时代的代表人物。

“三代富贵方知饮食”，江孔殷祖父是茶商，人称“江百万”，江孔殷是末科进士，亦政亦商，以商为业。家底殷实是江孔殷成为“食神”的根基，毕竟，人的味蕾要从孩提时代开始培养，正如书中记载，江孔殷孙女江献珠自述：“我祖父虽是个显赫一时的名食家，但根本不懂烧饭，况且他食事最灿烂的时代，我年纪尚小，祖孙二人没有沟通，从何谈起？若有之，就是祖父无意地为我们制造了一个美食环境，让我们有较一般孩子更广泛的饮食接触面，因而很早便能知味，大来便能辨味了。”

李怀宇在《诗酒江湖》里，并非只将江孔殷定格于“食神”，而是用了诸多篇幅，将其与诗酒江湖连接在一起，在诗酒流淌的时间长河中，“食神”的一生愈加饱满精彩。在江孔殷人生鼎盛时期，江家宴席不断，高朋满座，来往皆大人物，其家宴菜肴一度引领广州饮食潮流。李怀宇写江孔殷与谭延闿的交往时，我有一种强烈的感受，再宏大终究不过人间烟火，江谭是由知味成为知己的，孔夫子说：“道不同不相为谋”，在“江食神”看来，应是“味不同不相为谋”。

李怀宇娴熟驾驭史料，述诸老到文字，把江孔殷描绘得淋漓尽致：为人豪放不羁，风流倜傥，义气肝胆，广交天下朋友，擅长书法诗词，文才丰沛充盈。著作引人入胜，在人们熟知的历史中，都能发现江孔殷的身影：他少年入万木草堂，师从康有为，参与公车上书；他与同盟会交往密切，冒着巨大风险，协助革命党人，义葬七十二烈士于黄花岗。

江孔殷晚年吃斋念佛，其有诗云：“归来何处是仙乡，篱下依人梦不长；毕竟故园风色好，眼前光景近斜阳。”1952年3月4日，一代“食神”在故里南海垦边乡逝世，高僧虚云诗曰：“灵光独耀本来明，不染无污气自清；水月镜花皆幻相，知君有日悟归程。”

李怀宇来榕时，我们有过短暂的交流，发现他喜好美食，如今想来，那时他已开始酝酿大作，将自己沉醉在美食中，寻找“食神”的感觉。《诗酒江湖》终于问世，这是李怀宇回到广州后的一部力作，再次彰显其书写历史的深厚功底，写出了一代美食家的神性，这也是他深度挖掘广东本土文化资源的重要开启，期待他有更多佳作问世。

（作者为法律学者）

回归散文的“常道”

□马兵

散文是易写难工的文体，创作队伍庞大，写作主题多元，散文园地乍看起来繁茂丰饶，但如果细细探访，就会发现乏善可陈与陈陈相因者居多。数年前，一位散文作家曾谈道：“写自然风光的，往往卖的是导游图。写思想哲理的，往往卖的是政治课。写历史文化的，往往卖的是文史馆。写日常生活的，往往卖的是流水账。而写时代现实的，往往喊的是大口号。”几年过去，这一态势并无多少改变。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也很简单：其一是很多写作者背离了“修辞立其诚”的初衷，语言夸饰，情感浮泛；其二是有些作者缺乏散文写作必要的人文素养和杂学趣味，走马观花，有闻必录，导致文章过于浅显或随性而没有余味；其三是讲究语言，虽说散文无文不法，但散文大家无一不注重语言的美感，精警与张力。我想，对此刘爱君一定也是有体会的，因为他的散文集《温柔以待》正是一部回到散文“常道”的佳作，情感真挚，直指人心，语言雅正洗练，文体清健有古气，知识与趣味均衡，读来令人时有回甘。

《温柔以待》大致以题材分为“远山近水”“南窗夜咏”“温情脉脉”三辑。“远山近水”收录的是记游之作，既有岳阳楼、泰山、五台山等名川名胜，亦有雪野湖、鲍山、锦阳关、曾堤等泉城风景，作者对此等量齐观，而且写济南景致还分外洋溢着馥郁的乡情。“远山近水”好在哪？好在作者写地理，亦写人文，写人文不堆砌资料，亦不作耳实之

谈，而是处处有个人之兴会与思考，恰如孙犁所言：“游记之作，固不在其游，而在其思。有所思，文章能为山河增色，无所思，山河不能救助文字。作者之修养抱负，于山河于文字，皆为第一义，既重且要。”比如《遥远的“白雪楼”》一篇，由趵突泉景区中的白雪楼起笔，追溯济南历史上的三座“白雪楼”，将李攀龙和叶梦熊筑楼的掌故娓娓道来；并引入李攀龙颠沛的身世，抒发“楼”犹如此，人何以堪之慨，可谓意致深婉；落笔则写个人期待，“遍览天下名胜大观，凡是能雄视万代驰名天下的，无不占尽了种种优势”，若鲍山顶上、小清河岸边能耸立一座“气韵超绝”的高楼，“登兹楼以四望”，与万物彼我相尽，定是人间乐事。此文用事感怀一气呵成，关于“白雪楼”和李攀龙各种知识性地引入与作者个人感思的盘旋转进相得益彰，确能体现作者的修养抱负。

“南窗夜咏”辑录的篇什，或者品读前贤诗文，或者撷拾民俗文化，或者漫谈故乡风物，或者重温古人风采，最能体现作者的杂学素养。写散文者最应谨记孔夫子“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”的训导，钱穆在《论语新解》对此有一解，“学于诗，对天地间鸟兽草木之名能多熟识，此小言之。若大言之，则俯仰之间，万物一体，鸢飞鱼跃，道无不在，可以渐跻于化境，岂止多识其名而已。孔子教人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者，乃所以广大其心，导达其仁。诗教本于性情，不徒务于多识”。钱穆由物及心，正道出了“多识”与“文学”链接

的机缘。当然，散文要真正彰显作者“杂学”的旨趣，还要避免刻意的罗列，要在名物之外点染出温厚的性情和世情来。比如辑中的《腊月，说豆腐》，读来就令人不忍释手，文章从腊月忙年拉杂写起，将豆腐的来历、古今关于豆腐的诗文如东坡之《蜜酒歌》、谈迁所著《枣林杂俎》、朱自清的散文《冬天》等，与一家人围炉吃豆腐的温馨场景冶于一炉，放得开，收得拢，既表达了对平凡生活琐事的关切和对旧时光的怀恋，也体现了一种将日常物用知识化和审美化的追求。

“温情脉脉”是整个集子中个性最强的一辑，收录的多是作者怀念故人和感悟生命的作品，这些作品恰如其名，皆温情凝贮，多用低语或晤谈的笔风，读来让人觉得悠然亲切。如《天凉好个秋》写的是与朋友老单的“君之交”，作者并不在友情坚贞上用力，而是围绕两人意气相投展开，着重点乃在两位中年男人于畅谈中感悟到的“成败悲喜变淡变轻”的通达，将如岩浆般喷涌的情感化为一脉清泉流泻，更有清隽的余味。

值得品鉴的还有刘爱君的散文语言，直观的一点，他爱用四字句：“二十年间，江湖夜雨，辛酸甘苦，皆如云烟，倏忽而过”，这是写老残；“春风初起，旷野还寒，黄沙卷地，衰草离披”，这是写布木布泰的远嫁；“登上山顶，山高月小，游目骋怀，意境全出”，这是写千佛山赏月，如是等等，其古朴雅驯可见一斑，读者阅读时自可好好体会。

（作者为山东大学文学院教授）